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十年内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葉選平



十年内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十年内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

ISBN 7—5034—1254—2

I. 文... II. 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48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51.75 (全书总印张: 1491.25 印张)

字 数: 1190 千字 (全书总字数: 34453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00 元(全书 26 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十年内战

主 编 徐占权

副主编 王 虹 张宝鏊 陈文书 黄小宁 韩新华

编 辑 吴琼芳 杨 文

目 录

· 乱世烽烟 ·

1929—1930 年桂系与各系军阀混战概述	肖抱愚 (1)
1929 年的蒋桂战争	黄启汉 (8)
1929 年蒋桂战争琐忆	杨 显 赵子立 (23)
两广军阀在广东的混战	梁 津 (29)
中原混战中的桂蒋、湘桂之战	颜僧武 (31)
1930 年湘桂间军阀混战简况	黄闲道 (33)
1930 年蒋阎冯中原混战中的衡阳与济南之役	陈燕茂 (35)
桂系与蒋介石在武汉的争夺	蓝香山 (38)
张发奎鄂西反蒋片断	韦 德 (43)
张发奎宜昌发难反蒋与新军阀混战	李大光 (48)
张桂联军参谋团活动点滴	刘耀寰 (62)
关于湖北胡、陶时期兴衰的几点回忆	吕煊芬 (66)
何键联桂驱鲁和附蒋讨桂经过	彭松龄 (70)
蒋桂战争期间的冯玉祥	黄建平 (74)
李明瑞由鄂返桂执政的琐闻	赖 琯 (78)
1929 年白崇禧突然由北平出走之经过	乔明礼 (81)

· 四川军阀混战 ·

四川军阀均势之形成	罗首勳 张达夫 (82)
四川防区制的形成和消灭	陈雁聲 (90)
四川军阀的学系斗争	严啸虎 (102)
四川军阀混战纪要	李 稔 (109)
四川内战中第一、第二军之战	鲜宝濂 (141)
四川上东、下东之战	傅渊希 (146)
1928 年四川军阀下川东两次混战	陈章文 (155)
二刘混战	梁俊范 (168)
二刘大战记事提要	杨学端 (177)
二刘战争经过	冷薰南 唐济之 (181)

刘、田成都巷战和毗河之战	杨学端 (199)
四川军阀的毗河之战	刘学超 (203)
刘湘解决蓝文彬之前因后果	蓝用民 (211)
川军邓、李争夺蓬溪的经过内幕	刘足三 (222)
四川军阀罗泽洲内部变乱记	罗首勋 (227)
刘湘神秘的“模范师”	李彦生 (233)
祸及少数民族的芦花黑水之战	郭开旭 (235)
四川兵工厂与军阀混战	王思忠 (239)
川军二师师长李树勋之死	周惠泉 (246)
为刘湘购运军事物资的几件事	范崇实 (249)
刘湘在四川搞空军的始末	陈正心 (253)
防区制下的四川军阀与团防狼狈为奸残害人民	邓汉祥 (255)
在四川军阀混战中的几点见闻	李镜辉 (260)
江安县在军阀混战中遭受的灾难	冯子布 吕公弼等 (266)
兵荒马乱说辛酸	万民选 (273)
潼川之役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	刘观侯 (279)
军阀统治下广元人民战连祸结	张茂莱 (283)
滇军给青神人民带来的浩劫	青神县政协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 (288)
我是怎样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军阀间的矛盾来生存的	严啸虎 (290)
刘湘死后蒋介石通过王缙绪图川经过	王云凡 (296)
康泽率领参谋团政训处入川	乔 诚 (308)

· “围剿” 苏区 ·

记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的龙冈之役	戴 岳 (311)
记龙冈战斗溃败经过	公秉藩 (315)
我在龙冈“围剿”战斗中的经历和感受	沈 定 (318)
第五十师在中央苏区东韶溃败记略	罗文浪 (324)
龙冈之役前后国民党空军参战点滴	刘超然 (326)
第二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惨败经过纪要	李以勋 (327)
记第五师师长胡祖玉在广昌被击伤亡	胡运鸿 (334)
我参加第二次“围剿”的经过	赵子立 (335)
第十师“围剿”苏区的三次战斗	沈 鹏 (338)
攻城旅第二团在水南的暴行	慕中岳 (339)
第五十三师在东固的大烧杀	李荃宣 (341)
第二十八师永阳败后烧杀扰民	诸静亚 (343)
忆何键部第四路军在湖南的作战经过	李 觉 (346)
忆第九军参加第二、第三次“围剿”的经过	赵子立 (355)
第五十三师等部被歼记	李荃宣 (366)

第五十四师在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良村溃败纪实	赵子立 (370)
记第五十四师在良村溃败的狼狈相	刘慕光 (374)
第五十二师方石岭被歼	刘嘉树 (376)
回忆第十一师的疲惫败退	方 靖 (377)
记“江西全省清匪会议”	杨不平 (379)
记第十四师七十九团在江西永新澧田战斗	方 耀 (382)
第十八军解围江西赣州之役	方 耀 (385)
记第十八军驰援赣州之役	覃道善 (388)
区寿年师连城被歼记	李汉冲 (390)
我所经历的黄狮渡战斗惨败片断	方 耀 (395)
陈诚中路军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以失败告终	杨伯涛 (398)
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歼纪略	方 靖 (406)
第十一师在宜黄以南的溃败情况	黄 维 (409)
三十二旅东陂霹雳山被歼记略	李国齐 (412)
我在第十一师草台冈战斗被歼前后亲历记	周上凡 (414)
第四次“围剿”前后的第七十九师	樊崧甫 (418)
陈诚部在第四次“围剿”中被歼记	周上凡 (421)
第五次“围剿”前夕的泰宁之役	沈少巽 (432)
第五次“围剿”中的下坪战斗	方 耀 (434)
记广昌战役中的第十四师	方 耀 (436)
记第六十七师在第五次“围剿”中进犯广昌的一些情况	李国齐 (439)
忆第三十六师进攻“福建人民政府”和参加第五次“围剿”的片断	龚时英 (442)
我在闽西参加第五次“围剿”的回忆	刘井民 (446)
第三十六师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片断	肖兆庚 (450)
记第三十六师二一一团在闽西的反共活动	杨南邨 (458)
汤恩伯对瑞金的残暴	胡汉文 (466)
第五次“围剿”终期国民党军战地考察团考察经过和报告	赵子立 (467)

· “清剿” 苏区 ·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留守红军的“清剿”	宋瑞珂 (479)
我参加对兴国、宁都等地红军游击队“清剿”的点滴回忆	慕中岳 (482)
忆阻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片断	徐光宇 (486)
忆第五十六师第三三六团在闽、浙边区对红军的“围剿”	郑 正 (491)
忆国民党军在闽东“剿共”的经过	徐光宇 (499)

· “剿堵” 红四方面军 ·

豫鄂皖三省“剿总”政训内幕之一瞥	杨维泉 (510)
记西安绥署在西安南郊汤峪一带阻击红四方面军的经过	李振西 (513)

记田颂尧第二十九军堵击红四方面军的情况	严 翊 (518)
---------------------------	-----------

· 追堵红军长征 ·

陈济棠部在粤北乐昌阻击红军片断回忆	韦 德 (522)
新桂系军队在湘桂黔边境堵截长征红军的见闻纪实	杨吉煊 (525)
记川军第二十一军模范师第三旅“追剿”红军的概况	张劲竹 (537)
四川军阀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堵击红军长征经过的回忆	王靖宇 (543)
忆杨森部追堵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片断	郭大树 (563)

· 福建事变 ·

“闽变”这一幕	林植夫 (566)
“闽变”前两到苏区联系的经过	陈公培 (577)
我所知道的福建人民政府	余心清 (585)
“闽变”回忆	范汉杰 (588)
参加福建事变的若干回忆	云应霖 (594)
回忆福建事变及我与蔡廷锴先生的关系	傅柏翠 (599)
有关“闽变”时“生产人民党”的资料	傅柏翠 (602)
福建人民政府航空队建队前后亲历记	刘植炎 (604)
赴福州与福建人民政府联络之始末	吴汝柏 (612)
在福建事变中的亲历亲见	张家庄 (616)
福建事变亲历纪实	邓世汉 (621)
我任福建人民政府最高诊所主任的经历	麦汉永 (631)
随国民党陆军通信兵团电台配属十九路军的所见所闻	沈 定 (638)
第十九路军经营闽西的一些见闻	陈天祥 (642)
福建人民政府五十七天纪略	蔡耀煌 (646)
对福建事变的点滴回忆	王大文 (649)
第十九路军在永春	陈竞澜 (651)
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进攻延平之役忆略	郑 正 (658)
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入闽进攻第十九路军始末	杨南邨 (662)
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参与进攻第十九路军的古田战役片断回忆	董 惠 (666)

· 两广事变 ·

陈济棠的割据和垮台	谢天培 (668)
蒋介石收买广州空军倒陈内幕	刘耀寰 (676)
“六一”事变二三事	刘达九 (680)
新编第一师在“六一”事变中	陈汉流 (681)
回忆桂系的“六一”事变	黄启汉 (685)
我所知桂系“六一”事变	蓝香山 (690)

我所知道的“六一”事变概况	肖抱愚 (694)
“两广事变”见闻	李 觉 (698)

· 堵截红军 ·

马步芳并吞马步青骑兵第五军的经过	张成祯 (702)
我在甘肃河西堵击红军的经历和见闻	刘呈德 (708)
参与围攻河西走廊倪家营子红军的片断回忆	孟全禄 (717)
马步芳阻击北上抗日红军的始末	陈秉渊 (720)
马步芳在青海河南蒙旗部署防堵红军的经过	马乐天 (745)
青海南部和甘肃河西堵击红军战役杂忆	田生兰 (747)
甘肃河西一条山至古浪阻击红军的战斗纪实	张时之 (754)
马步青部在甘肃河西景泰、古浪间阻击红军的战斗回忆	李惠民 (758)

· 其 他 ·

西北“四马”在宁夏合击孙殿英的回忆	王剑萍 (766)
青海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纪略	马有光 (777)
马呈祥在新疆解放前夕出走国外的经过	马得勋 (783)
马步芳部骑兵第十四旅固关被歼记	马尚武 (787)
西北反共战役内情侧记	李少白 (791)
兰州反共战役始末简述	史载忠 马迪甫等 (795)
马继援部在陇东、关中进行反共战争的概述	韩有禄 马尚武 (800)

· 乱世烽烟 ·

1929—1930年桂系与各系军阀混战概述

肖抱愚*

一、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下野”和“卷土重来”

1927年，蒋介石反动集团篡夺革命政权后，实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在军阀之间，与桂系首先分裂。当时，桂系武装力量占领的地区很广。白崇禧夸耀说，“南起镇南关（即现在的友谊关），北至山海关”，都曾为广西的力量所占领过。不过当时的实际情况，桂系的主力只占领这条南北线上的几个要点，特别集中在湖南、湖北的重镇，地盘并不稳固，而更重要的是，内部存在封建派别之争，不但有本省派和外省派之分，各派中又分成许多小派。例如广西本身派分成容县派（又名白话派以黄绍竑为首）和桂林派（又名官话派，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桂林派指责容县派，包揽广西省内的军政大权。说：“三步一容，五步一黄”，意思说广西的军政机构中，到处充满容县人（黄绍竑的小同乡），黄绍竑的族人。在部队中又有保定派（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和非保定派之分。凡属（非保定派的分子，虽然有“本领”，资历深，也很难升官，实力更难捞到手。总之，内部矛盾很复杂，像老桂系陆（荣廷）谭（浩明）时代一样，平时无事尚可互相敷衍，相安一时，一旦发生问题，就四分五裂，处处受敌，无所措手足而被消灭掉。蒋介石看准了桂系这一弱点（当然也是反动派的共同弱点），乃于1928年间，开始收买挑拨被桂系箝制的湖南和广东军阀起来倒桂。并通过桂系“在野”的俞作柏，收买桂军中对李白仇恨最深的将领李明瑞等，支持他们倒戈，回桂推翻李黄白的统治。

李明瑞在北伐期中，原先的地位和胡宗铎，陶均的地位是一样的，而李明瑞比胡、陶二人骁勇善战谋多，所立的战功更是胡、陶所望尘莫及。但是，李不是保定系的分子，胡、陶都是白崇禧的保定同学，更重要的是李白利用胡、陶是湖北人，让他们为桂系统治两湖地盘。因此，李明瑞始终不为李白所重视，胡、陶二人却“官运亨通”，一再升官，不到一年时间，便做到了军长，以至于掌握了湖北省的政权。而李明瑞好困难才挨到一个师长的地位。但是，他那师的待遇和补充远远不如胡、陶部队的优惠和及时，本人还常受白崇禧的冷眼和奚落（白崇禧是一个最忌才的人，对于部下有些能力的人，如果不在他面前装傻，就为他所忌，轻则讽刺奚落，重则免职永不录用）。因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军广西军阀黄绍竑的侍从副官、武鸣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

此，他对李、白的怨恨很深。所以，蒋介石一钓就上勾倒戈，回桂反李、黄、白。结果，使得盘踞在省外的桂系势力完全土崩瓦解，一败涂地，白崇禧由北京逃回广西，李宗仁从南京逃亡香港（后为香港政府所驱逐逃到越南海防）。

李明瑞由湖北南返的时候，粤系军阀已在蒋介石的收买和唆使下，和桂系在珠江流域打起来了。桂系“守家本钱”的第十五军副军长兼师长黄旭初负重伤后，全军随被击溃。广西省主席兼第十五军军长黄绍竑于1929年春，驰赴广东肇庆前线压阵也抵挡不住，遂逃回梧州。当时的形势很清楚：李明瑞部快回到广西了，如果黄绍竑、白崇禧坚持拒绝俞作柏、李明瑞回桂主政，抗拒外省军阀的进攻，不但桂系“老本要彻底输光”（当时，黄绍竑和白崇禧争论的原话），而且有被湖南和广东军阀瓜分广西的危险（当时，湖南何键部队也受蒋介石的拨弄要向广西进攻），如果落到那种地步，“我们就永远不可收拾了”（黄绍竑当时的原话）。意思是他们永远没有希望统治广西了。如果暂时让俞、李回桂主政，不但可以借俞、李的名义拒绝外省军队入桂，又可以把第十五军的力量用改编的形式归李明瑞指挥保存下来。这样，就可以徐图推翻俞、李的政权，而有重新统治广西的希望。这就是1929年春夏间，桂系头子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决定“下野”的经过和原因。

当黄绍竑由广东肇庆退回梧州的时候，他召见了，我，并指示把他当年最宠爱的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党务学校的特务系统学生，部署潜伏起来，发给每人3个月的薪水和津贴以及所需的旅费等。要这些学生——特务分子，宣传“广西人不打广西人”、“桂人治桂”的口号，暗中注意俞、李回桂后的军政情报，待机策应他重新回桂主政。同时，要我离开广西大学（当时，我在该校做特务学生，又是党校特务梧州地区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随他出国。我随他从梧州到南宁的过程，得知他在部队中进行了秘密的部署，但并未亲身参与其事，详情不清楚，只知道师长梁朝玑及团长黄权、蒙志等人，是他当时活动的主要人物。总而言之，当时，黄绍竑、白崇禧的“下野”，完全是以退为进的把戏，在没有发出通电下野以前，就已做好“卷土重来”的部署了。

白崇禧由北京逃回广西后，便在柳州方面策划抗拒蒋介石和湘粤军阀，援助俞、李回桂的部署。他原不同意黄绍竑下野的决定，但是他只身逃回广西，实力全在黄绍竑的手上，他不得不被迫随黄绍竑逃到越南去。

到了越南海防住下来之后，他们便在香港和越南两地，与到那里活动的反蒋各派系的大小政客，以及各省的失意军政流亡者，进行制造祸国殃民的內战的各种勾结活动。黄绍竑还亲自到香港去活动。据我知道，他们当时活动的对象，对外方面是汪精卫和广东军阀。当然，也有进步的人士试图争取他们转向革命。我曾在黄绍竑的公文包里发现一分用复写纸写好的“中国革命的性质”的文章，内容是正确的。但是，黄绍竑不但不能接受，恐怕他当时领会也领会不到。他们当时对内的活动，除了积极进行离间、收买随俞、李回桂的部队主官。例如，以提升杨腾辉为第七军军长，并发给一笔“活动费”，作为拥护他们（李、黄、白）回桂主政的条件，委黄权、蒙志升任师长及提供大量“活动费”等等之外，黄绍竑还极力说服逃亡到香港的桂系在两湖被搞垮的将领夏威、叶琪、胡宗铎、陶均等，捐献经费和设法策动随李明瑞回桂的部属“起义”。但是，胡、陶知道广西的官兵非常不满意他们，金钱很难买回已失去的地位。所以，他们

特别是陶均，一毛不拔地的离开香港，跑到天津租界去住，并用钱向蒋介石买了一个“参军”的名义。因此，后来桂系所谓东山再起的时候，一直再没有胡、陶这两个军阀的地位了。

俞、李回桂掌握政权后，把黄绍竑统治时期所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全部释放，并派他们担任各种军政要职，进步的倾向很明显。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分子所恐惧的，于是引起蒋介石对俞作柏、李明瑞的不信任。原第十五军的师长吕焕炎，他是“四·一二”广西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之一，乘机与蒋介石和广东军阀勾结，接受所谓广西绥靖主任的职务，取俞、李的地位而代之。但是，他在桂系地位中的资望很低，得不到全省反动军政人员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拥护。俞、李的内部既未能统一（杨腾辉已为李、黄、白收买），又没有革命的断然措施。广西统一的局面随告破裂，地方的上层分子乘机而起，自封“司令”，盘踞地方，自设“关卡”，征税、征粮，明抢暗夺无恶不作，全省局势非常混乱，人心惶惶，民怨沸腾，一般中下级的反动军政人员，都把前途寄托于李宗仁、黄绍竑，特别是黄绍竑的“卷土重来”。因此，黄绍竑便抓住这个机会，指示梁朝玘、黄权、蒙志、杨腾辉等“起义”，反对吕焕炎和俞、李，通电接他们回桂主政。他便由香港取道广州湾潜回广西，首先清除了吕焕炎的力量。接着，白崇禧也由越南取道广州湾回桂。他们便集中力量，迫使俞、李部退守左江。广西的局面基本上为他们所控制了。计李、黄、白“下野”流亡不过3个月的时间，便“卷土重来”，重新骑在人民头上，继续祸国殃民。

二、桂系军阀与各系军阀的大混战

俞作柏、李明瑞倒戈回桂，事先还得到了蒋介石派张发奎部的协助。因为恐怕俞、李的力量不是黄绍竑的对手。而且张发奎部里，有一部力量是在湖北吞并桂系李朝芳师的力量。这一部分官兵，是非常思乡的。用这样的部队协助俞、李回桂，是最恰当的了。何况张发奎自从1927年“张黄事变”后，一直被迫流亡异乡，无时无刻不想回广东“报仇”。因此，利用他率部南回进攻黄绍竑，使他可以借机回广东夺取政权，他自然是十分愿意的了。不过据说，当俞、李由湖北开拔回桂后，蒋介石对张部协助俞、李回桂的事又变卦了。蒋介石深恐张发奎回到广西地区后，不但不容易驾驭他，反而会变成自己的劲敌。因为张与汪精卫有较好的关系，而汪精卫正是当时蒋介石争夺中央领导权的对手。他怎肯如此糊涂地把这部分武力送到汪精卫的手上去呢？于是蒋介石在张部向广西开拔的途中，阴谋乘其不备把他消灭掉。但是，张发奎这个野心勃勃的军阀，并不比蒋介石愚笨。兵权到手后，他就无时无刻不在提防别人“吃掉他”，对于蒋介石的提防更不例外。因此，蒋介石虽然秘密派遣自己的嫡系部队和指使湘系军阀协同截击张部，但是并没有消灭掉张部，反而奉命截击的蒋系曹万顺师，在湖北被张部所歼。

1929年冬，俞、李政权已经垮台，俞作柏已经出国，李明瑞正在左右江组织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吕焕炎的政权昙花一现，便被消灭，李、黄、白基本上控制广西局势的时候，张发奎部才到达广西义宁县和桂林市附近地区，被桂系梁朝玘师拒绝于桂林市外。白崇禧闻讯，亲到桂林指挥，准备把张部“吃掉”。但是，白崇禧经过调查

后，知道张部的力量，比梁朝玗师的力量大得多，而且其中有一部广西子弟，打起来不仅是“自相残杀”，还不一定能把张部“吃得下”，而且可能两败俱伤，反为蒋介石所乘，不如把张部暂拉到自己的一边来，再相机解决他。至于张发奎方面，眼看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而自己的兵员、经费都没有来源，要和李、黄、白一拼，“胜利问题不大，败则死无葬身之地”，而实际上只要枪一响，他手下的广西子弟兵，一定投向桂系，或四散回家，部队就要瓦解。所以，他当时对自己的将领说：“打不得”，决定“与桂系暂时妥协，再谋出路”。就这样，张发奎云翻覆雨地由拥蒋反桂，转过头来和桂系“合作”反蒋了。

张桂“合作”后，广西全省人民便陷入兵连祸结的大混战的灾难之中。

（一）张桂联合进攻广东

两广大混战是从张桂联合进攻广东开始的。当时，名义上是桂系帮助张发奎“打回广东”，夺取统治权，造成两广“合作”局面来反蒋，实际上是桂系阴谋利用张发奎，帮助自己扩张地盘，侵占广东，以便利用广东的财富和对外（国）关系的便利，进行扩军备战，与蒋介石争夺反动的中央统治大权。据我了解，当时桂系所以玩弄这样的阴谋，是恐怕张部久住广西，于桂系不利，张发奎不是甘居李、黄、白之下的角色，非把他送出省外不可。然而，这一部分力量弃而不用，李、黄、白又不甘心，于是他们便迎合张发奎的野心，利用他（张）的名义和力量，替自己打广东，扩张地盘。在占领广东后，再把张的力量吃掉或控制起来，使他永为桂系所用，真是一箭三雕的恶毒阴谋。张发奎明知桂系有阴谋诡计，但是他知道“如果不离开广西另找地盘，终究要为桂系吃掉”，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以求生路。于是他将计就计，打算利用桂系的力量，帮他打回广东，割据一方以遂他多年的野心。就这样双方各怀鬼胎地由广西东下进攻广东了，由于两支部队夺取广东的目的是一致的，特别是张部的广东官兵，归心似箭，而其他的外省官兵和桂系的官兵一样，认为“广东是富庶之乡”，大伙都盼早日到那里“发洋财”。总而言之，掠夺的思想把两军上下的目的统一起来了。所以，他们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到广东心脏——广州市的近郊，蒋介石援粤的部队已溃不成军，广东军阀头子陈济棠已经退上兵舰，准备逃跑，广州市眼看是垂手可得了，桂系主将黄绍竑却在这个最后关头按兵不动，突然改变步伐，采取隔岸观虎斗，让张发奎单独和粤军作你死我活的最后决斗，企图弄到双方都精疲力竭了，才出奇制胜，先占领广州市，然后倾全力消灭和控制双方的残兵败将。但是，“黄绍竑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张发奎也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大军阀，这套驱使别人替自己“火中取栗”和“借刀杀人”的反动派争权夺利惯用的权术阴谋，也是他“起家本领”，黄绍竑怎能瞒得过他呢？何况张发奎就看穿了桂系的阴谋，自有打算了哩？所以，自从两军进入广东境起，他就处处提防，步步顾全实力，桂军紧他也紧，桂军松他也松，绝不冒进，当到了广州附近，发现桂军按兵不动，他也停止不前，没有拿出全力扑向最后挣扎的敌人。结果，使粤军得到喘息的机会，弄清情况，调力量向张、桂联军反攻。张、桂联军措手不及转胜为败，狼狈撤回桂，遭殃的是两广的无辜人民和被欺骗的双方士兵。

（二）张桂联军与蒋粤联军的大混战

1929 年冬末，张、桂联军在广东败退后，蒋介石认为张桂联军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力量反击了，随令湘粤滇黔四省的军阀和他的嫡系朱绍良、毛炳文部，同时围攻广西，企图把张桂联军斩尽杀绝，瓜分广西地盘，由他的嫡系部队居中控制，完全没有和广西任何部队作任何妥协的意图了。但是，当时云南、贵州两省的军阀，尚犹豫未决，没有马上进攻广西的迹象，湖南的军阀何键部，虽然侵入桂北地区，但也不敢贸然深入内地，就在边区上按兵不动，坐观形势以收渔人之利。只有朱绍良、毛炳文和粤军，两路向广西内地深入。李、黄、白、张等就以上的情况判断后，决心作困兽斗，实行“孤注一掷”的大混战。在内线作战的指导下倾力先击破蒋粤两军，再回头迎击湘滇黔入侵的各军。当时的部署是：由黄绍竑率领一部桂军和张发奎部联合夹击入侵广西梧州和玉林地区的粤军；由白崇禧指挥一部分桂军迎击入侵广西平乐地区的蒋军朱绍良、毛炳文部。

由于蒋军朱绍良、毛炳文轻敌，以为张发奎部在广东败回平乐，还没有整理好，就匆匆开往梧州方面迎击粤军，平乐地区一定空虚，白崇禧又要对付湘军，不能兼顾这方面，他们可以不遭抵抗地长驱而入了。他们万想不到，白崇禧已经在张部开拔的同时迅速地把对付湘军的桂军主力，转移到平乐地区，部署迎击他们了，结果蒋军中了白崇禧伏兵之计，一进入平乐地区，就被桂军截成几段，被打得七零八落，望风溃退，甚至白崇禧本人竟率领卫士数十人，乘汽车追击，冲过溃军的大部队，到前面去指挥埋伏的桂军作战，也毫无阻挡。所以，入侵的部队几乎全部在广西境内被歼灭掉。只有朱绍良、毛炳文等主将，带领少数残兵败将，狼狽地逃出了广西。

至于黄绍竑和张发奎两部，与粤军会战于北流县境内，那是一场相当激烈的大混战。因为这是广西的地盘，特别是黄绍竑的家乡（容县）也在火线上。所以，他把所有力量都投入了战斗。最后在北流县民乐乡之役，据说连黄绍竑的卫士队都加入了第一线的战斗，张发奎对黄绍竑攻广东的时候，按兵不动以至功亏一篑，不能把广东拿下的事，尤怀恨在心，不想倾全力相助。但是毕竟对广西还有所依赖，不得不敷衍，而且既与当面旗鼓相当的敌人搭上了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敌人的猛攻是不容易脱手的。因此，也就不得不投入战斗，不过既怀成见，貌合神离，无论如何不会合力与敌人拼命的。所以，当时张部始终没有主动捕捉战机，密切协作友军消灭敌人。结果，粤军战到已经精疲力竭，不能支持，开始撤退的时候，黄绍竑方面要到没有人再填补火线便无力支持的阶段，因为不知道敌人已经撤退，自己也同时后撤；张部本来还有余力可以追歼敌人的，但是，因为他没有主动捕捉战机，所以没有注意敌人的行动，只见黄绍竑撤退，他便竟先撤退，贻误战机。这时，敌人的空军发现他们撤退，随即通知其陆军返师追击。如果不是白崇禧在平乐方面击溃蒋军后，急转兵南下侧击粤军，张、黄两军可能全部被歼灭掉。由于白崇禧主力军的突然侧击，早已伤亡过半的粤军，败退回广东去了，张、黄两部才能收容残部，整顿补充，进行下一次的战役。对于这一战役的失败，李、白埋怨黄绍竑过于轻敌，没有等待白崇禧转移兵力南下的消息，便轻率开始战斗，这就开始李、白和黄绍竑之间的不和。这一场混战使得广西特别是平乐、梧州和玉林地区的人民蒙受了十分惨重的牺牲和骚扰，不少乡镇因为作战的破坏，夷为废墟，许多人

家破人亡。

（三）所谓“护党救国”北上反蒋及与滇军的混战

蒋粤联军被逐出广西境后，桂系随倾全力疯狂地进攻在左右江地区起义的李明瑞所部改编成的红七、红八军，和左右江地区起义的农民所建立起来的地方苏维埃政权，到1930年夏天，左右江地区基本上重新为反动派所统治，李、黄、白乃勾结汪精卫和广东军阀，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的机会，发动所谓“护党救国”，北上反蒋的内战。

张桂军乘湘鄂各省的不备，很快便攻到了岳阳和平江一带，眼看情势很不利于蒋介石，桂系大小反动分子正弹冠相庆的时候，粤系军阀陈铭枢的基本部队，蒋先鼎、蔡廷楷两师，替蒋介石击败冯、阎之后，急回师，直奔湖南侧击衡阳，企图断桂军的后路。同时，滇军卢汉和张冲部，乘桂系倾巢北上，后方空虚，乃入侵广西，到达左右江，压迫红七军退出百色后，遂沿右江东下，围攻广西省府南宁市。粤军陈济棠部也入侵梧州地区，并经常派飞机轰炸南宁市，协助滇军攻城。当时，空军的轰炸，广西还是第一次遭到的灾难，人们根本没有什么防空常识，更谈不上什么防空的设备了。我当时亲眼看见守城司令韦云淞，每当飞机进入市空轰炸后，他便躺在一张特制的帆布靠椅上：（两端和两边用木棍把椅子固定，四角用粗麻绳捆紧，向中央结成一个帐顶架子，再用一根十多丈长的粗大绳与一股12号大裸线合在一起，连在帐顶架上，吊在城防司令部里那棵一个人抱不过的大榕树的最高的粗枝装好的滑轮上），让卫士们把他们拉吊到半空中去，绳头却绑在树根下。据他说这样弹片飞不上那么高，目标小，炸中的机会不大，“很保险”。这位掌握城防军事的头子，就是这样荒唐的防空的，老百姓只好坐而待毙了。所以，每逢敌机轰炸一次，周围不到两公里的被包围的市区中心，被炸死伤的人总以百数计，尸体不能抬出城埋葬，只得放在露天的空旷地方，甚至有些被炸全家死亡的（我亲眼看见一家七口，只死剩一个小孩），几天没有人收尸，真是惨不忍睹。后来守城部队几乎濒于绝粮的地步，初期每天每个士兵还能吃上几两黄糖拌一二两花生油充饥（完全没粮食了），最后每天每人只能领到四两黑豆充饥了（后来桂系有一个黑豆节，就是纪念这一战役的）。至于无辜被围在城里的老百姓，他们的粮食大都被守军“征用”去了，穷苦和中等人家多数被迫冒着生命的危险，利用双方战斗的间隙，越过火线逃生去了（我也是混在人民中离开南宁市的）。那时，韦云淞向李、黄、白呼救的急电，到了每天数发的危急程度。同时，黄绍竑指挥北上的后续部队，不能及时抵挡住蒋、蔡两师的侧击，前后方部队受敌，广西老巢“四面楚歌”，这就迫使张桂联军不得不狼狈地退回广西。

回到柳州后，主力已经损失过半，李、黄、白对于失败又互相埋怨，对于前途的看法和打算意见十分分歧，导致黄绍竑和李、白的“拆伙”。当时，李、白、张和军中多数将领，都认为黄绍竑迟迟不进兵湖南，是致败的主因。退回省后，李、白、张等主张继续在省内与各系军阀混战，和蒋介石拼到底，黄绍竑却单独主张与蒋介石妥协，偏安一时再作打算。他甚至未经李、白的同意，便于1930年10月11日在桂林向蒋介石发出所谓“和平”的通电，并于《桂林日报》上发表了该电的全文，守军师长覃连芳次

日（12日）奉李、白的电令，要他强令桂林电报局追回原电，并收回桂林当天的报纸。同时，“劝请”黄绍竑由桂林回柳州，与李、白从详商议（我当时随黄绍竑在桂林）。黄绍竑回到柳州后，几经与李、白争论，矛盾无法统一。据我当时从双方私下言论中看出，黄绍竑认为继续混战，胜算很少，而且李、白对他事事制肘，不如他过去任广西省主席时，军政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人敢对他的言行说半个不字，而照目前这样子继续下去，即使把各系军阀逐出广西，他仍不得不在李宗仁之下，而受白崇禧的箝制，他是受不了的。李、白方面却认为和蒋介石妥协，他们必然要离开广西，不是出国就要到南京，在蒋介石的“监视”下做官，这样坐监的官，他们是绝对干不了的。留在广西，蒋介石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出国后，黄绍竑恳求分会按照他们的主张大力扩军备战，很快地迎接他们回来，和蒋介石争天下。广西的天下是他们3个人共同“打来的”，不能让黄绍竑个人独享福，要嘛，大家继续一起干，要嘛，谁不干就自便。由于双方坚持己见，最后乃决定各行其志，分道扬镳。黄绍竑个人离开广西到南京投降蒋介石，李、白和张发奎在广西，继续和各系军阀混战。他们随即挥军南下，解南宁之围。但是，到达武鸣县的藤场圩后，桂系的第七军军长杨腾辉忽然又秘密和蒋介石搭上了线，准备接受蒋介石委派他为广西绥靖主任的职务，按兵不动，主张“和平”，企图胁迫李、白“下野出国”。但是，李、白不仅得到那个“无主孤魂”的张发奎支持，杨腾辉部下也有许多拥护李、白不同意杨的和平主张的。特别是廖磊首先反对杨腾辉，愿领所部先攻打围困南宁市的滇军。于是李、白决定任由杨腾辉“便宜”行动，他们遂与滇军大战于南宁武鸣间的高峰隘地区，滇军不支，向右江溃退，被围数月的南宁才告解围。接着，陈济棠正式与桂系勾结，回师广东夺取广东政权，退出了广西，桂系主力乃得猛追滇军，至右江田东县附近，即将其主力基本消灭，滇军不得不退回云南老巢。至此，各系入侵广西的军阀部队，全部被桂系军阀逐出省境，杨腾辉没有当上广西绥靖主任，便被改编了，全省人民又完全落在李、白的反动统治的铁蹄下。

但是，经年大混战，使得桂系的力量大大削弱，精疲力竭，绝不是短时间可以向外扩张了。由于桂系和广东陈济棠的勾结，张发奎回粤夺取政权的野心是不能实现了，而且他的部队经过迭次战役的伤亡后，已经由桂系拨了不少“心腹”部队给他补充，如果他长期在广西驻下去，显然是“凶多吉少”，迟早要给李、白“吃掉”。于是张部又秘密地通过陈诚的关系向蒋介石投降，乘当时蒋介石制造的黑龙江中苏边界冲突事件，中国守军旅长韩先弟阵亡后，掀起的反苏运动，提出所谓“援黑”之名，离开广西。到达湖南改编后，即开往江西“剿共”（张本人出国）。李、白从那时候起，开始标榜所谓“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计划，大力办理民团，扩军备战，待机再与蒋介石“逐鹿中原”，抢夺反动派的中央统治权，这是后话了。

1929 年的蒋桂战争

黄 启 汉*

1929 年，爆发的蒋桂战争，前后延续了约两年之久，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一、北伐初期的蒋桂矛盾

1926 年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酝酿北伐的时候，蒋介石伪装革命，篡夺了军政大权。当时，李宗仁要求把广西军队编为两个军，蒋介石坚决反对，只允许编为一个军（即第七军），并且拒绝在财政、军需方面给予任何补助，第七军的装备、给养完全由广西自行解决。广东革命政府从苏联运来一批军火，包括步枪 1 万余支、重机关枪 100 挺，李宗仁几经交涉，蒋介石才分给第七军步枪 1000 支、重机关枪 4 挺，其余大部分为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嫡系部队第一军所有。对此，李宗仁、白崇禧很有意见，但敢怒不敢言。故从北伐开始，蒋介石同李宗仁、白崇禧，既互相勾结，又互相防备。蒋介石起用白崇禧当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李济深，留守广州后方），又命白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表面上似乎对白很信任，但据李宗仁看，蒋对白的使用是别有用心。一是蒋知李、白的关系密切，把白安插在总司令部作高级幕僚，就能够更好地指挥第七军。二是白崇禧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有不少保定同学在北伐军中担任中上层军官，蒋想利用白来笼络这些人。三是蒋让白当参谋长，有时让白出面代理指挥作战，必要时可以把白当作替罪羊。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的参谋长不好当，蒋私心重，偏爱第一军，引起其他各军的不满，由此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处理；再者，蒋为人很刻薄，事不论大小，都要由他决定，白每走一步都必须请示。这说明李、白对蒋的疑忌由来已久。同时，蒋介石在同国民党的一些元老谈话中，也经常在背后指责白崇禧“办事超出他的职权范围”。1926 年 11 月上旬，第七军和第六军在江西马口一役缴了孙传芳部队的 3 万多支步枪，白崇禧曾经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拟将这批枪支分发给第一、二、三、六各军，以补充他们在作战中的损失，蒋不作声。后来，白就把枪支分发出去了。蒋介石对白崇禧此举很不满意，认为这是白为讨好各军树立个人的威信。蒋介石同李宗仁虽然是结拜兄弟，发誓要“同心同德”、“始终如一”，事实上他们自己心中都明白，这完全是一种互相欺骗、利用的把戏。当北伐军攻下南昌的时候，蒋介石把随军的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想要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迁到南昌来，结果遭到大多数国民党人的反对，李宗仁也不热心支持。这一切说明，蒋桂双方从北伐开始以来就已经是

* 作者时在国民党军桂系部队任职。